

摇摆于拆合间的通识教育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我在大学是学纯文科专业的，四年多没有涉及到任何理科知识，感觉有时自己去超市买个东西算账都迟钝了，总觉得高中是巅峰状态，啥都会。”这不是宋莉(化名)第一次和朋友调侃自己多年不学数学的“后遗症”了。

在大学学习纯文科的宋莉在高中时是理科生，但是理科课程成绩并不理想。大学时，她彻底摆脱理科，却不时怀念自己的“全能”时代。

事实上，文科生是否该学习理科知识，理科生是否该涉猎文学、艺术等课程已经是有些过时的话题了。在如今的大学中，尽管一些纯文科专业仍未开设理科课程，但是许多理工科学校对于文科、艺术等的重视与日俱增。发展至今，高校更是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完整概念，纷纷设计规划课程，将通识教育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此前，本报刊登了《跨越通识教育的前世今生》一文，通过 2019 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的讨论，报告概括了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本文将继续分析国外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浅析中外通识教育的不同历程。

博雅与通识

相较于我国“通识教育”的提法，国外多称其为“博雅教育”，后者虽不及通识教育在我国用得那般广泛，但也不时被提及或使用。

博雅教育起源于西方，英文为 Liberal Arts Education，单从字面看，由三个十分重量的词汇构成，Liberal、Arts、Education。其中的“Liberal”与如今我们所知的“自由的”字面意思不同，采用的是其在拉丁文中的释义“自由的人”，即非奴隶的，可以自由学习、言论的社交上的精英们。这些人往往拥有广博的学识和较高的素养。

所谓广博的学识，在 Arts 一词中也有体现。Arts 并非指今天的艺术，而是囊括了逻辑、文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7 门技艺，这在中世纪欧洲被称为“七艺”。这似乎与我国“少”了一艺的“六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周礼·保氏》中对六艺是如此描述的：“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不论是七艺还是六艺，都是在强调通过多种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让人更完善。

在前不久召开的 2019 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坛上，台湾中原大学教育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黄坤锦就曾强调，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古代的教育印象中，大学教育本身就是通识教育、博雅教育。

这一点，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政治学博士、美国西方文理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兼东亚研究系系主任李淳的《从博雅书院教育的角度看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变迁与发展》一文中也有体现。

他在文中指出，“以客观之，大学教育应该学的是‘大学’(Big learning)而不是学‘小学’(Small learning)。所谓‘大的学问’指的是‘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之学，而‘小的学问’则指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前者也就是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称为博雅书院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大哉之学。”

可见，对于博雅教育的认识以及对大学的认识，不论国内还是国外，至少在古代是较为相似的。

分工与融合

关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能够完全脱离其所在环境，通识教育也是如此，不能忽略历史时代背景、社会发展进程给教育带来的影响。

“过去，我们的社会需要分工，导致学科也开始分化，越分越细。”台湾大同大学副校长林永仁在 2019 两岸高等教

育(北京)高峰论坛上分析道。

18 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是通识教育被拆分的前奏。工业化的社会对于人们的需求越来越趋于专业化，需要人们掌握特定的知识和技能，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拆分化不可避免。

李淳在文章中指出，工业革命固有影响，但还不够带来冲击，真正使美国通识教育走向被拆分的专业化道路的，分别是南北战争和经济大萧条后。这两个节点后，国家需要的都是快速的建设和发展，专业化、专门化是大势所趋。

以美国的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是在哈佛学院的基础上扩大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哈佛学院就是一所是以人文、艺术等为主的典型博雅书院制学院，后在专业化、专门化的大趋势下，又不断加入其他学院，形成了如今的哈佛大学。

近些年来，书院制教育也在我国一些高校内推行。在 2019 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曹莉作了我国通识教育发展的相关报告，提到了我国几所高校的书院制教育。比如清华大学的清华书院(通识教育实验区)就成立于 2014 年，并于 2016 年实体化建制，面向全国招生，

之来自世界各地的最聪明和最好奇的年轻人，我们教给他们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便他们能够继续生活并更深入地了解更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伟大的研究型大学在推动人类进步、奠定生活基础上的作用甚至超过了资本或政府政策。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管个人还是社会中，思想都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思想才是全部，而大学本身，即关乎思想。

活到 210 岁：接受世界一流教育的财富之一是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的不足。

几年前，我最欣赏和尊重的人之一、曼哈顿维尔校区的建筑师 Renzo Piano 刚满 70 岁时，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他觉得我们的适当寿命应该是 210 岁：70 年学习，70 年实践，70 年教育下一代。

这个描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好的生活状态总是让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不断地学习，如果我们能够学得更多，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

我希望你们足够幸运，能够在你们的生命中承载这种精神。我们共同希望，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继续定义这个国家和世界。

哈佛大学校长 劳伦斯·巴科

巴科校长的演讲让学生们正视苦难，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磨难和人生，就会迎来新希望。

问题与希望：在我短暂的任职期间，世界每天都在提醒我们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目睹了公众话语的粗化、国家和国际的动荡。当枪支暴力频发时，当虔诚的犹太教、穆斯林和基督徒的集会以流血事件结束时，我们只能哀悼。我们依然面对着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让人震惊的是，极端天气摧毁了家园，夺去了生命。我们逐渐意识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危害，并努力思考包括哈佛在内的机构如何预防和消除威胁个人和社区的行为。

正是这所大学的这种既愿意正视

文理兼收。

再比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浙江大学的本科生院、竺可桢学院等，一系列的书院建制开始辐射扩散，更多的大学加入其中，以通识教育推动本科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探索书院制的发展。这样的划分实际上却是一种融合，标志着我们在通识教育被拆分的今天，开始逐步探索、拼凑未被拆分时，博雅教育、通识教育的原貌。

模仿与创新

尽管目前我国高校正在不断加强对通识教育的重视，通过诸如书院制模式、探索、实践通识教育，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与欧美国家存在差距。

在 2019 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坛上，台湾科技大学副校长庄荣辉坦言国内的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仍是各自为政，还是以专业课程为主套上通识课程，而国外通识教育则是以通识课程为基础和前提，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兴趣点拓展延伸出不同的深入点、更细化的专业方向，专业课更像是通识课这棵大树上的小分枝，何为基一目了然。“正因如此，国外通识教育才做到了既广又深。”

要想彻底扭转目前我国通识教育的现状并不现实，仍需一步步拆分、循序渐进，在模仿、借鉴国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摸索出适合我国教育背景的通识教育发展之道。

在通识教育上，我们的近邻日本同样也经历了模仿和创新的不同阶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通识教育模式受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影响较大，让学生在高中阶段接受 3 年博雅教育，之后进入大学，接受专业化、职业化教育。

随着日本经济、军事的飞速发展，日本大学变得更加专业化、专门化，即强调某些学科领域的教育、研究，并逐渐走向极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经历了破后重建，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拆解和重组，走出了此前过于“极端”专业化的误区，开始注重对学生的培养，培养学生广博的人文修养和态度。

此后，日本各高校加强了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设置专门课程、学分，并要求学生在进入大学后的前两年必须学习相关课程。此后又经过多次推倒重建和不断的论证、修改，最终建立起适应本国高校文化特征的教育模式。

通识教育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拆分和融合，并不断在其中寻找平衡，寻找适应本国发展的存在方式。相信通识教育在我国必将走出一条特色之路。

世界的现状，又愿意考虑如何帮助它变得更好的充满希望的精神，让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善的力量：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完美的。这不是政治声明。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也是如此，如果你不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完美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好人努力去改善它。我们的学生、老师、员工和校友每天都在这样践行着，这让我感到很自豪。

每天我都会更进一步地了解到我们的教师为改善世界而做出的卓越努力：Alison Simmons 和 Barbara Grosz 正在确保下一代计算机科学家准备好解决新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Ali Malkawi 和他的 HouseZero，展示了超高效设计和新建建筑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可能性；Sasha Kill Ewald 揭示了婚姻和父母如何影响工资，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经济不平等能在几代人之间延续，以及我们如何时打破贫困循环……

对于我提到的每一个人、引用的每一个例子，其中都包括了成千上万的哈佛公民、学生、校友、教师和员工，他们以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方式改变世界。这是这个机构的力量，是这所大学中的哈佛人，是他们精神、成就、背景、经验和思想的多样性，是他们渴望超越自我，并致力于为他人服务的精神。

所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之所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是因为我和你们一起生活和工作，因为我看到了你们所做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有无限的潜力。愿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互相激励。愿我们的能力总能超越对我们的期望。愿哈佛继续成为世界希望的源泉。很荣幸能够成为你们的校长。

耶鲁大学校长 苏比德

苏比德校长引经据典，用过去的人物和实例引发学生们在踏上人生另一阶段前思考：一个人究竟该追寻些什么？

社交媒体的反思：今天，可能比以

域外传真

网课与传统课堂的碰撞

■马修·泰勒

我是一名本科生，目前正在攻读两个学位：传统课堂环境下的化学工程和线上的商务管理。通过学习我了解到，当涉及到同伴间互动、学生参与时，在上述两种不同环境中，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是有效的，什么样的方法是无效的。

我发现传统课堂上，同伴间的交流要比在线上容易得多，因为它是实时发生的。学生在表达观点后可以立即得到反馈。在一个不要求学生按固定的时间表上课的网上环境中，这种有来有往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

大多数在线互动不是同步进行的，学生可能无法在数小时甚至数天内与同伴或导师进行进一步互动的交流。在线课堂中，学生与同伴之间的互动是有限的，因此，对于线上课堂来说，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间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至关重要。

此外，我还发现，学生参与程度在传统课堂和线上课堂是不同的。在线上课堂，学生通过阅读学习材料和完成作业来显示参与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有参与课堂的动机，因为他们的成绩取决于此。但是他们也只做那些被计入评分的事情。

然而在课堂上，学生一般通过教师提问的形式实现互动。同时，学生还可以参与由讲师指导的实践活动，例如课堂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参与是因为他们想，而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

同时，由于学分的激励，学生通过阅读材料和同伴间的互动在线上课堂效果会更好。例如，我每周都会在一个论坛上和我的企业管理同伴一起发布文章。教师对一个特定的主题给出提示，每个学生都必须对它做出回应，并且对他们同组的另外三个同伴的帖子做出回应。

另外，在一个拥挤的讲堂里，我们很难鼓励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讲座是一种很难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式，如果讲课者讲课内容单调、缺乏热情，或者照读幻灯片上的内容，那么这堂课就可能成为使学生脱离课堂的“单程票”。

但是，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能够与学生进行深层次的交流，而非流于表面，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更高。

由于我正在学习的两个课程形式不同，我了解到，任何需要大量实践学习和实时同伴互动的课程，比如工程学或医学，在传统的课堂环境中效果会更好。而商业或哲学等需要更多自学式的科目则更适合在线学习。

在线学习中，对我最有效的一种教学方法是，确保我可以在论坛上有机会与我的同伴交流，而不仅



图片来源：卫报网

重要的是教师要注意到传统课堂和线上课堂之间的区别。在一个课堂环境中的方法可能在另一个环境中效果不佳。如果你努力了解两种课堂各自的长处，并让这两种方式都能为你所用，你的学生会很感激你。

仅停留于材料的阅读。同时，在传统课堂上切换学习过程，例如通过播放视频或通过小组作业的形式来鼓励合作，是保持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一个好方法，因为同伴间的互动对学生至关重要。

重要的是教师要注意到传统课堂和线上课堂之间的区别。在一个课堂环境中的方法可能在另一个环境中效果不佳。如果你努力了解两种课堂各自的长处，并让这两种方式都能为你所用，你的学生会很感激你。

(作者系萨斯喀彻温大学化学工程在读生、网络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 工商管理专业在读，许悦编译)

毕业典礼上，国外高校校长说什么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暑期将至，走进校园除了热浪便是空旷和寂静，而那些走出校门的人中，有些到了开学季还将回来，而有些则可能今后再也没有机会来到自己生活学习过多年的地方，他们是毕业生，是在毕业典礼上听过校长谆谆教诲和美好祝愿后，展开新征程的人。

国外高校的学子们亦是如此。看着朋友圈中在国外读书的好友们晒的异国风情毕业照，也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国外的校长们对毕业的学子们风格各异的叮嘱和勉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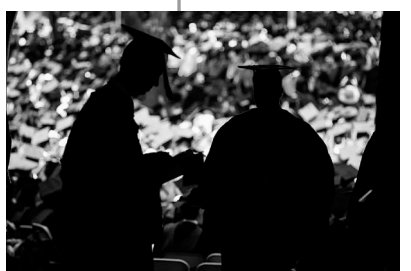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李·博林格

博林格校长的发言充满了激励和反思，他在鼓励学生的同时，希望学生能够深入思考世界和未来。

思考：我今天上午想请你们思考一下大学的性质和作用，比如哥大。然后用你们的知识反思现代社会的现状，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以及支撑大学的最深层价值基础——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困境。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提高音量，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智商提高 10 点：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各种柱子、山形墙、圆顶、古典铭文、阶梯、花岗岩、石灰石、大理石和砖立面都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这就是它自己的宇宙。这样一个受严格学术准则管理的大学，一个坚持开放对话、保持对世界怀疑、尊重人类成就财富的地方。哥伦比亚大学 Morningside Heights 校区创建于大约一个世纪前，它代表了一个秩序井然、代表传统和不断自我探索的理想的地方。单是走进这个校园，你就能感觉自己的智商提高了 10 点。

运转：这套大学体系的一部分天才之处在于将你们融入其中。这里有无数的出学者，他们献身于探索我们所知道、可能知道和必须知道的宇宙万物，他们每天都在为积累和扩大人类知识的“边界”而工作。他们被学术自由原则庇护，受学术气质规范的指引，在去中心化的大学结构中工作。加



可及，坚信我们能够努力建成它。那么，在座诸位都追求什么呢？

你们也可能会反问我：苏比德校长，你追求什么呢？

我追求博雅教育的重塑力量——它要求你高瞻远瞩、质疑一切，且拥抱学习的快乐。

我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梦”——机会广泛共享，接受教育是多数人的权利，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我追求活跃且自由的思想交锋，因为一所伟大大学的核心使命和我们的民主政体的良性运转都需要它。

我追求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欢迎移民、穷人和被遗忘的人，而不是把他们拒之门外或封住他们的嘴；在那里，表现出同理心和理解才是成功和美好生活的真正标志。

这些都是我所追求的。耶鲁的使命包含这样一句话：“致力于改善世界，为今天也为后人。”这个承诺不应在毕业时终止。

直面挑战：耶鲁已经为诸位努力成为学者那样的人做了准备：拿出勇气和决心去面对挑战吧。我相信，在座诸位离开耶鲁时，一定怀着一份对彼此、对世界、对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感。

运用你们被馈赠的天赋和才能，去服务他人和社会，你们的人生必将有所为、有意义、有目标。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也没有语言可以浪费：正如 1965 年青春年少的鲍勃·迪伦(Bob Dylan)所唱的那样，“不忙于生，必忙于死”。我们必须给予生命以新思想，想象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新方式，寻找恼人问题的新答案。

现在时机已到。

我们心怀喜悦，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致敬，也为你们感到自豪。请记住感谢所有帮你们走到今天的人们。请带着感恩的心离开这里，用你们的思想、声音和双手去想象、去创造你们希望看到的新世界，以此来回报你们在这里所得到的馈赠。

请问你们的追求是什么？